

# 移民带来的 好处多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西  
霍斯顿市中心，儿童保育  
助理正在与孩子们玩耍。

弗洛朗斯·若默特、克谢尼娅·科洛斯科娃、斯韦塔·萨克塞纳

## 高技能和低技能移民都能提高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并能带来很多好处

关于移民的传说：公元8世纪左右，在被阿拉伯征服后，帕尔西人逃离伊朗，前往印度寻找避难所。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当地统治者拿出一只装满牛奶的杯子，表示当地人已经够多了，无法再容纳更多的人。作为回应，帕尔西人首领将一汤匙糖倒入那杯牛奶，表示他们可以为当地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取而代之，就像糖能溶进牛奶一样，他们也能融入当地社会，让当地人的生活更加甜蜜，而不惹事生非(NPR)。

如今移民的现实：移民已成为全球热点问题，至少最近的难民潮引起了大家对移民的关注。尽管报纸上充斥着大量难民逃离家园的照片，但很多移民已在发达经济体安家落户，而且其数量持续增长(见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一些发达经济体，成年移民占了适龄工作人口的15%—20%，而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一比例甚至高达25%以上。1990—2015年成年移民占到这些发达经济体适龄工作人口增长量的一半；据联合国的预计，未来十年，对于这些发达经济体中的大多数而言，如果没有更多的

移民，老龄化会进一步降低其工作人口的比例。

但是，这么多世纪过去了，问题依然相同：移民到底是造福于当地，还是带来了麻烦？

### 成本与收益

发达经济体的民众对移民的反感情绪比对贸易的更大，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们往往认为移民是个零和博弈：他们害怕因此失去工作或减少薪水。但是，多数研究发现，移民对当地人的平均工资或就业的影响非常有限(有关调查，见Peri, 2014)。不过，有些研究发现，低技能工人工资的确受到移民的影响(例如，Borjas, 2003; Card, 2001)。第二，由于移民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当地人因此害怕失去文化认同。调查显示，在欧洲，人们觉得人的因素要比经济因素更重要，前者包括移民的组合效应(如语言和文化)等因素，后者包括工作机会等因素(Card, Dustmann 和 Preston, 2012)。语言和文化



方面的障碍、得不到承认的外国学历与工作经验——以及有时会遇到隐性歧视——都可能阻碍移民融入当地社会。所以，不可否认在短期内移民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但是，一项新的研究发现，移民可以提高当地的人均收入，从而提高其生活水平，因此给接受国带来可观的长期利益。所以，付出短期代价，帮助移民融入当地就业市场和社会，是十分值得做的事。

赞同移民的标准说法是，移民提高了适龄工作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因为移民一般比当地人更年轻，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因此，移民可以创造出更多收入，让全体成员分享，包括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政策。这是移民产生影响的第一条途径，通过它移民可以提高当地的人均收入，但这还不是最有效的途径。

第二条途径在于移民对当地的人均产出的影响，人均产出就是劳动生产率，移民以多种方式对它产生了影响。

- 首先，移民可能降低劳动生产率，至少刚开始是如此，因为新劳动者的加入会降低人均有形资本。但是，有证据表明，一直以来，存量资本总是通过增加投资而与劳动力同步扩大。

- 其次，有一种观点认为，移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当地人，从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移民具有中高级技能，在许多国家，移民的高技能人才比例甚至超过了当地人的高技能人才比例。

- 最后，研究表明，通过很多方法，高技能移民和低技能移民都对总体劳动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例如，高技能移民提高了创新能力，因而促进了当地高技能人才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低技能移民也能提高经济的总体效率。因为他们可以参与到一些在当地紧缺劳动力的工作中，如农业和护理等（技能互补性）。而且，他们的存在还可以促进当地人进修升造，以便能承担更高技能的工作（技能升级），特别是那些需要语言和沟通技能的工作，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例如，D' Amuri 和 Peri, 2014）。互补性的最好例证就是“保姆”效应：由于低技

能移民提供了更多的家政和托儿服务，当地妇女，尤其是高技能妇女，因此能够更多地外出工作（例如，Cortés 和 Tessada, 2011）。

但问题是，这些效应的强度是否足够大，是否能对接受国的总体劳动生产率产生明显的影响。两项大范围的跨国研究发现，移民对接受国的人均收入和生产率都有很大的影响（Ortega 和 Peri, 2014；Alesina、Harnoss 和 Rapoport, 2016）。我们也研究了这一问题，但只专注于发达经济体，因为发达经济体的移民占当地人口比例比较大，而且其移民问题也引起了争议。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接受移民的发达经济体存在一些重要的长期移民效应：

- 首先，从长期看，移民主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显著地提高了接受国的人均收入水平。

- 其次，除了高技能移民的劳动生产率带来效益外，低技能移民也能带来类似的效益，虽然方式不同。

- 最后，移民产生的效益是由全体民众广泛分享的。

## 新证据

为开展上述研究，我们运用了新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按来源与教育程度，以五年为间隔，追踪统计了 18 个发达经济体在 1980 年到 2010 年的移民数量。我们运用经济计量方法，通过控制接受国收入水平的其他决定因素，研究了移民数量（总体及按教育程度划分）对人均 GDP 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上述其他决定因素包括科技水平、教育水平、人口年龄结构、贸易开放程度、国家与时间的固定效应（即特定国家在特定时间人均收入决定因素的代理变量）等。

但是，研究宏观层面的移民效应面临挑战。因为很难将移民对人均收入的直接影响与可能存在的人均收入对移民的反向影响区分开来。例如，发达经济体的高收入对移民产生吸引力，或者高收入国家可能对移民控制得更紧。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仅基于独立于接受国的收入水平的决定因素来构造移民代理变量（计量经济学术语为“工具变量”）。上述决定因素包括移民来源国的“推动”因素（例如，经济和政治环境不佳）和移民成本。其中，移民成本由来源国和接受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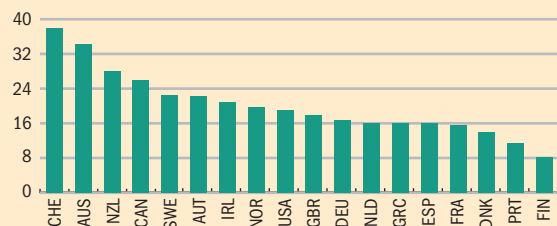
运用上述方法，研究发现，移民的确提高了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尽管程度比之前估计的要低，但这种效应仍会对接受国的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移民占成年人口的比例每提高 1%，就能够使人均 GDP 提高 2%。而且，高技能移民和低技能移民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高技能移民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才能和专长，而低技能移民的贡献可能在于提高了与当地人的技能的互补性。例如，我们发现，当更多的低技能移民进入某个国家时，当地妇女的就业会增加，可能是因为她能够获得更多的家政和托儿服务。

图1

### 巨大的份额

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移民占人口的比例很大。

（占25—64岁的适龄工作人口的百分比，2015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全球移民数据库；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国家代码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代码。

但是，仍然有必要对上述研究结果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由于以上估算结果是各国的平均值，因此，对于某个特定国家而言，结果可能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移民种类（经济移民或难民）、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移民与当地人之间的互补性等。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上述移民效应可能是负面的或者影响很小，因为经济与存量资本都要根据就业的移民数量进行调整。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这些移民效益如何在所有民众中分配，尽管这个问题超出了移民对当地人均收入影响的范围。但是，如果所有收益都由资本所有者和公司高级经理占有，那么广大普通老百姓可能无法获益，而且可能受到实际损害。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分析表明，虽然某些行业的人员可能在开始时遭受损失，但移民效益还是广泛地由全体民众分享的（见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占工薪阶层90%的中低收入者和占10%的高收入者而言，移民都提高了他们的人均收入，尽管高技能移民对高收入者的贡献更大，这可能是因为高技能移民与当地高技能人才之间产生了很强的协同效应。而且，没有证据表明移民会加剧占工薪阶层90%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不平等。

## 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虽然接受移民在开始时付出代价：因为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可能非常缓慢，而且某些当地人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移民能带来长期的总体经济效益，并且这些效益是广泛分享的。管理好这些效益的关键是要确保当地劳动力市场充分接纳移民（Aiyar 等人，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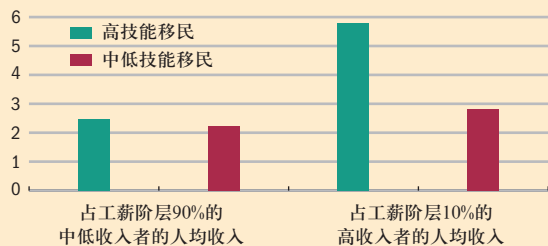
另外，政府还可以采取很多政策来帮助移民，包括语言培训和求职支持、承认移民的学历和工作经验、为移民创业提供便利等。同时，政府也需要采取缓解政策来帮助当地人进行调整。缓解政策包括，如帮助当地人提高其技能，或者减少他们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可能遇到的

图2

### 有用之手

移民提高了接受国的人均收入，无论是对占工薪阶层10%高收入者，还是对占工薪阶层90%的中低收入者。

（移民比例每提高1%引起的人均收入的变化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样本包括18个发达经济体在1980—2010年间的的数据。

障碍。

## 移民主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显著地提高了接受国的人均收入水平。

日本就是移民效益的很好例证。由于语言和文化障碍，日本一直都是典型的低移民国家。然而，由于适龄工作人口不断下降，导致劳动力短缺，最近日本开始增加临时移民数量，并由企业对移民进行培训。

总而言之，移民的现实经济效益可能会胜过其文化阻力，从而带来很多好处，就像加了糖的牛奶会变甜。■

弗洛朗斯·若默特（Florence Jaumotte）和斯韦塔·萨克塞纳（Sweta Saxena）是IMF研究部的高级经济学家，克谢尼娅·科洛斯科娃（Ksenia Koloskova）是该部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作者所著的2016年IMF Spillover Not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Income Levels in Advanced Economies”。

### 参考文献：

- Aiyar, Shekhar, Bergljot Barkbu, Nicoletta Batini, Helge Berger, Enrica Detragiache, Allan Dizioli, Christian Ebeke, Huidan Lin, Linda Kaltani, Sebastian Sosa, Antonio Spilimbergo, and Petia Topalova, 2016, The Refugee Surge in Europe: Economic Challenge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6/02*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Alesina, Alberto, Johann Harnoss, and Hillel Rapoport, 2016, “Birthplace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21, No. 2, pp. 101–38.
- Borjas, George J., 2003, “The Labor Demand Curve Is Downward Sloping: 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8, No. 4, pp. 1335–74.
- Card, David, 2001, “Immigrant Inflows, Native Outflows, and the Local Market Impacts of Higher Immigratio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Vol. 19, No. 1, pp. 22–64.
- , Christian Dustmann, and Ian Preston, 2012, “Immigration, Wages, and Compositional Amenitie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0, No. 1, pp. 78–119.
- Cortés, Patricia, and José Tessada, 2011, “Low-Skilled Immigration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Highly Skilled Wome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Vol. 3, No. 3, pp. 88–123.
- D’Amuri, Francesco, and Giovanni Peri, 2014, “Immigration, Jobs, and Employment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Europe before and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2, No. 2, pp. 432–64.
- Ortega, Francesc, and Giovanni Peri, 2014, “Openness and Income: The Role of Trade and Mig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92, No. 2, pp. 231–51.
- Peri, Giovanni, 2014, “Do Immigrant Workers Depress the Wages of Native Workers?” *IZA World of Labor*, 2014:42.